



新离婚主义



甜酒陈醋里的风情万种，欲望深渊里的边缘拯救。

关于离婚后却还住在一起的那些人与那些事儿；

关于现实社会中面临的终极拷问——我们的感情到底是怎么了？

刘 伊◎著

NEW
AGE
DIVORCE

新离婚主义



NEW
AGE DIVORCE

刘 伊◎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离婚主义/刘伊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9

ISBN 978-7-80173-922-3

I. 新…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5195 号

新离婚主义

作 者 刘 伊

责任编辑 宋亚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90 16 开
15 印张 23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22-3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离婚前夜	001
回家是他的习惯	006
单身女人	010
离婚以后，仍然做爱	012
闹鬼	016
小丫头的处女作	018
两个女人一台戏	021
回家的老妈妈	023
对孩子隐瞒离婚事件	026
钥匙还在前夫兜里	028
离婚的男人不能等	031
介绍老外做男友	035
造假事件	038
性爱，生活的伪主题	041
深夜的呻吟	045
那一夜，不寻常的感受	047
一个人的足球赛	052
网络闺蜜的隐私	055
单身女人的避孕套	057
午夜惊魂	061
西海子的泪	064
诡异的生日礼物	067
做爱，不一定真爱	070
沾染有妇之夫以后	074
男人手淫以后那点儿事	077
女人，温暖的体温	080
妈妈都是一样的	084
闹离婚的菁菁	088
前夫回家取暖	091
和小丫头的合影	094
好色的后海	096
又起纷争	100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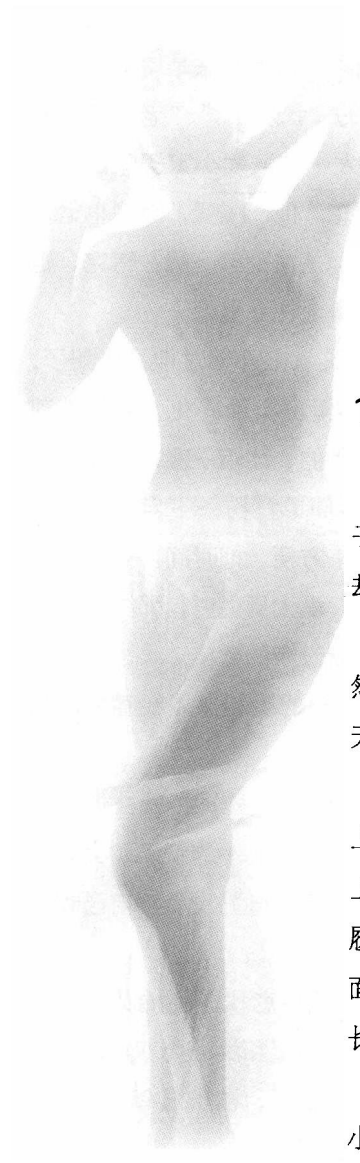
102	异国情缘的不可终结篇
105	准备做临时主编
108	前夫没和他们一起过年
111	这样一个又相遇的夜晚
114	迷人的乳房
116	驻京办主任欲认亲子
118	两个男人同时请她吃饭
123	好男人促进血液循环
126	男人的糗事
129	采访美女主持
131	性福和幸福的意义
134	对小丫头狂追不舍
136	男人的脆弱
138	天生就是小女人
141	两个人的恋爱
143	单人床上的故事
145	试婚
148	依赖和争吵
152	揭穿男人的谎言
156	眼科手术
158	又一次失恋
160	户籍政策让人忧
164	回莞筹钱

情为何物？	167
和男友拼住	171
鸽子间里的生活	174
相互慰藉的终点就是性爱	176
租房	178
搬家	181
患了肺癌的女人	184
放生	186
鸽子间里说婆媳	189
装修	192
闻菁菁的试婚生活	195
从试婚走向登记	198
人鬼情未了	201
前夫的儿子	205
搬迁	208
女人的孕育	212
近距离接触同性恋	216
前妻和现任妻子	219
女人的思念	223
情断	226
俱乐部	228
征婚启事	231



目录

CONTENTS



1 离婚前夜

汝小曼最大的心愿，就是结婚以后，好好过日子。她有一句座右铭：“恋爱可以有无数次，婚姻却只能有一次。”

偏偏，十一年的婚姻，就忽地在 2006 年初戛然而止。她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北京农历二月二的天已经渐暖，但比起广州，还是差了一个节气。

在出发回广州的前夜，他们仍然睡在一张床上。当然，在汝小曼的心里，他们既然睡在一张床上，结婚证也没有换成离婚证，那他们就该有互相履行义务的行为。那个夜里，她把手从自己被子下面伸到另一个被子里。她心底其实还想挽留住这份长达十几年的感情。

洪大周却说：“怎么要？要了还怎么离？”汝小曼翻过身，脸冲墙，眼泪冲出来，恨得牙根痛。

白天，她一直窝在被子里，有点蓬头垢面。

其实，她很积极地刷了牙，也洗了脸，还在脸上扑了柔肤水。她在洪大周面前，仍然想留一个好形象，当然，她在孩子明明的眼里，也应该一直是个好妈妈。她的头发蓬乱了，孩子看不到，他在学校。她把自己窝在被子里，把一双眼睛哭肿。

洪大周看得到。她就想让洪大周看她看得更清楚。一个没有爱情，又马上要没有了婚姻的女人，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难道不值得他回头是岸吗？

前夜，她写了两张纸条放在他的枕下：“亲爱的，我爱你。”“老公，我爱你。”汝小曼其实以前从来不玩这种小把戏，觉得太小孩气太小家子气。每次他想嘿嘿，她就给。嘿不嘿对她来说，也不是特别想。他一嘿嘿，她倒也觉得舒心。那是他和自己最近距离的接触，她就会觉得他是在乎自己的。嘿完，她觉得自己整个人竟然也都变了，有一种柔的劲头从身上往外蔓延。

她是一个只会打理柴米油盐的女人，吵架斗嘴又从来斗不过他，吵架了，就会哭。平时，她更乐于在生活中把点点滴滴的浪漫现实琐碎化，给爷俩煎蛋，去大市场采购。当自行车的两个车把上挂得满满的、冰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时候，她才是最有成就感的。她出去工作前都会简单打扮一下自己，在家里，一般都是素面朝天，尤其孩子小的时候，亲起来方便。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年，在家里不化妆的好处就是，经常和洪大周腻乎。洪大周说过，那抹了唇彩的嘴巴没法儿亲，脸上搽了粉底像刮了大白，看着就没亲的欲望。

他说是这样说，走在大街上就专爱看那抹了大白的脸和搽了红嘴唇的嘴巴。汝小曼却不能搽，搽了可没人亲她了。

那一张汉语一张英语的纸条，在洪大周的手掌停了半秒钟，就被他团成团，扔到了纸篓里。她听到轰的巨响。她没有料到，一张小小的纸条，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她以右侧卧，面冲墙的姿势躺在被子里。她并没有把自己卷得很紧，她希望，有一双手伸过来。她会软绵绵地就范。

身子下面的那床双人被，是在搬家来这里之前她特意找了弹棉花的给弹的。把家里所有的棉花翻出来，弹了这床厚被子，是指望和洪大周双盖的，洪大周却不喜欢两个人同时盖一个被子。刚结婚的那段日子，被子很窄，两个人挤在里面，如今，那样的日子，汝小曼是再也寻不到了。

那时候，如果停电了，洪大周都会用手电筒玩出花样来，墙上的影子里不断变化着他的模样，引得汝小曼止不住地笑，忍不住往他怀里钻。那时候，洪大周对汝小曼是来者不拒，一点不嫌她烦。

又是一夜无眠。这几天闹得有些累了，自从初四那天她带着明明去朝阳区图书馆，拿到那两张逛庙会的票以后，她的人生从此就改写了。她一直觉得她三十四岁的人生，不应该就这样轻易被篡改，可偏偏就改了。有一个闪念，她怨恨那两张庙会门票，也有一个闪念她怨恨明明不该买那只白色的小狗毛绒玩具。

那是一只惨白的小狗，在到处一片红的春节，它显得那样格格不入。这倒也都无所谓，要知道 2006 是洪大周的本命年，如果买一只通体白毛的小狗，至少脖子应该拴一根红绳，那样才会吉祥。可能后来他们也不会离了。大过年的，买只白色的玩具狗太不吉利了。原来小曼是不信这些的，当所有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她回头一看，才明白，春节期间的这一系列不吉利的动作，把很少和她沟通的洪大周推向了家外。

那一天，没有什么征兆。有的话也只是洪大周不再像前些年陪他娘俩一块出去玩。九岁的明明有些孤单，胸前抱着那只看上去还算可爱的玩具，偶尔牵了小曼的手，两人乘公交车去逛庙会。

汝小曼从来没有去过这种地方，印象里那里应该有很多小吃。可 2006 年的这场庙会，让她格外不是滋味。她和明明都喜欢逛美食街，不会做吃的，但是很会品尝。她对明明说：“妈带你去庙会，买好吃的。”明明本是不喜欢坐车的，他是一坐车就晕车的孩子，为了好吃的，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其实，汝小曼想让明明喊上洪大周，缓合一下气氛。可洪大周说：“明明去吧，爸有事去不了。”他在家上网，她知道。他在网上叫别人宝贝。她看到过，心碎，却仍梦想着一家三口的完整。

庙会门前倒是有不少小贩，卖的多数是玩具，比如气球。进了庙门，在里面转了一圈出来，她和明明的身上，不知道怎么就多了一种东西。那种东西，直到一年多，都不曾散去。她事后想，是不是每走一处都要烧香？都要敬拜？而她和明明只转了一圈，在里面东看看西看看，然后就出来了，没烧一根香。长这么大，她从来没烧过香，她闻到那种香味就受不了。小的时候，她闻过一

种胭脂味，就类似于香的味道。那个时候，她总会呕吐。现在还好，尽管这香的味道和那种脂粉味类似，总算没有让她在庙会就吐出来，那样，更煞风景。

回到家里，汝小曼小心翼翼的，生怕洪大周再提离婚。而洪大周却加快了要离婚的速度，每天都要和汝小曼叫嚣一番，逼她签字。再有就是明明上卫生间，回回喊：“有鬼，有好几只鬼，男的女的，他们跟我要卫生纸。”

“明明，你别瞎喊，这世上哪来的鬼。”小曼怕孩子把自己喊害怕了，就不让他乱喊。

“真有，他们还跟我笑。”明明半真半假地说。他每次从卫生间出来，边撒欢跑着边喊，就跟逗别人玩似的。洪大周已经笑翻了，他和儿子明明之间，从来都是没大没小的。明明那边喊着过来，这边洪大周捉住儿子，两个人就在床上翻滚着玩起来。洪大周有日子不笑了，尤其一看到汝小曼的时候，脸总是紧绷着然后扭向一边，像看到了陌生人，那脸就跟调紧了弦的乐器一样，只要轻轻一拉，有可能就砰的一声断掉。

“明明，你再看到那鬼，把他喊来，让男鬼陪爸喝酒，女鬼陪爸看电视。”

“有病。”汝小曼心里嘀咕一句，没有说出来。她只觉得最近两人的交流越来越少，她想要是把这话说出来，保不准又会大吵一通，也许像以前那样吵一吵倒好了。以往每次吵完，都不会存下隔夜的烦恼。白天吵，晚上合，这边吵，那边已经忍俊不禁了，而且更加深了感情。可如今她分明感觉到了两个人有点相敬如宾。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了鸿沟，或者，就叫冷暴力。

明明依然每天都在喊，最开始觉得好玩，再往后喊到自己一个人不敢去卫生间了。只要说去撒尿，就急得在卫生间门口直跺脚，偏要给开了灯，他才敢进去。

洪大周仍然每天逼迫她，说你不急？你不急，我没时间陪你，那你和我的律师去谈好了。几时有了律师？几时有了经纪人？小曼越来越觉得洪大周更像个腕儿一样地在眼前晃，晃得头晕，却偏不想离开他。如今眼睛哭肿了，她已经没有精力再往脸上涂水。老母亲在另一间屋里也是唉声叹气。

洪大周说：“离吧。缘尽了。绑一起真是个累。”

“哪里累了？你凭什么不考虑孩子？你既然生了他，就该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你知不知道。”

“完整？我又没死，我一直是他爹，我走哪都是他爹。怎么就不完整了？没见谁说离婚了就不完整了。你没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孩子，父母离婚，他们仍然优秀着，又考哈佛又考复旦的。我儿子离了我或者离了你，他一样健康成长。”洪大周使劲敲击着电脑键盘，就好像那些孩子，因为父母离了婚，才更优秀。“毛泽东离没？离了；那谁离没？没离，可外面有私生子；赵本山离没？离了；凡是优秀的人都离了。”

“别离，让他闹去。你离开家一段日子，他就好了。”王萌萌对她说。王萌萌是她大学同学，也在北京。

“我怎么离开？我往哪走啊。我妈就在我家住，你让我往哪去啊。有一刻，我心真灰了，干脆把所有都给他，包括明明。然后我一个人去长春修道院，我有个初中同学在那里，我去找她，削发为尼，做一世尼姑。”

“亲爱的，你不是开国际玩笑吧。就你这妩媚似水的模样，浑身有事没事都散发着女人味，能在尼姑庵里了此残生？即使去了，又能在那里呆多久？再说，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一个没有男人的庙宇，你不觉得亏大了？纵使你真离开他洪大周，那世上两条腿的男人还不有的是吗？咋说，咱也不能断了这尘念，你给我死了这想法，大不了就离。”王萌萌一边对着镜子梳着满头大卷一边训汝小曼，“你家我姨是什么想法？”

“我妈？我妈能有什么想法，她那天跟洪大周讨个说法，刚一张嘴，眼泪先出来了。我跟她说过了，我的事不要她管。她气恼地说想回东莞，不跟我过了。再加上她和明明也拧不到一块去，整天也是愁。”

“明明又咋了？”

“他还不是被洪大周惯的，都惯傻了，在人情味上一点不懂事。上次我家来了一个乡下亲戚，东北来的。我知道东北人喜欢吃蘸酱菜，洪大周他竟然在饭桌上说那是牲口菜。你知道我多下不来台。”

“啥人呢这是。倒退用不上十年，他洪大周不也是从泥坑里跳出来的？要我说，穷小子就不能翻身，这一翻身啊，是不要娘不要老婆，连孩子都不要了。对了，他有没有说离婚，他带儿子？”

“没有。他说给他两年时间，等他稳定了，两年后就把明明接过去。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不要撕了那张纸，我给他两年时间。他说他要出去飞，我就让

他飞，我的大门一直给他敞开着，我不会找男人，会一直等他。他说，不离婚的男人怎么飞？”

“放他妈的屁，两年？那你给我看着，两年后他会不会把明明接走？两年之间，我看他充其量养几个女人。既然他铁了心和你离，你也要为明明着想，跟他要抚养费，在北京怎么也得要一千。离吧。男人的心走了，就是女人也一样，心走了，留下的只是躯壳。”萌萌第一次赞成汝小曼答应洪大周，只要他答应给孩子每月一千块抚养费。

汝小曼在回去的公交车上，在司机把车灯关掉的那一刻，眼泪无声地淌了下来。

就这样，她答应了洪大周。第二天，他们坐上了回广州的火车。

2 回家是他的习惯

到广州当天没有去民政局，找了个旅店先安顿下来。汝小曼跟小学同学闻菁菁联系上，菁菁对她这么快回来离婚，吓了一跳：“你怎么比我还快，你不是说初一那天我跟你说我要离婚，你还吓得不清吗，怎么你倒不声不响地就回来离婚了？”

初一那天，汝小曼一个人在客厅的电脑前傻坐，和一个上海棋友下棋。那几天，她没事就下棋，正被棋友说棋盘要翻了逗得哈哈大笑的时候，她感觉到后背凉凉的。定是洪大周在卧室里听到她开心的笑声又受不了了。那个时候，洪大周每天不和她说话，但从来没有提过离婚这事。

那些天，她饱受冷暴力的侵袭，一天天简直要被憋疯了。以前两个人，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而今，她只有在网上和别人下棋，找点乐趣。正当她笑得开心的时候，闻菁菁打开语聊窗口。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汝小曼得知同学闻菁菁要离婚，心里一冷。想到了洪大周给她的家庭冷暴力，不交流不说话，这算暴力的一种了。

在民政局签字前，她越想越不对，就给在东莞的婆婆和公公打了个电话。洪大周气得像猴子一样地跳起来，“你打什么打，你不要给我爸妈打电话，不

要让他们生气。”

笑话，你要和我离婚，我让他们生气？汝小曼的电话打通了，婆婆在电话里止不住地啼哭。说小曼啊，你不签不行吗，我求你不要签啊。电话那头年迈的老人在哭；这边三十四岁的小曼也在哭。洪大周鄙视地看着汝小曼：“你越这样，我越瞧不起你，我被车撞死也不会和你过。”汝小曼的心冷到了极点，尽管眼泪仍在流，但是看到洪大周强行把电话抢了过去，收了线，她要自己收回眼泪，假装平静地跟他走进民政局办公室。她不能让陌生人看到自己的泪水。

不止他们一对，另有一对80后也在等待。那女孩曾经是汝小曼的邻居，汝小曼离开广州的时候，女孩刚参加工作。也许女孩不记得她了，只用眼睛看了一眼汝小曼，不响。几年过去，她的模样没怎么变，只觉得她的个子又长高了，戴着近视镜。男的不说话，女的也不说话。

办事人员交给洪大周和汝小曼三页离婚协议书。要他们在关于子女抚养事项、财产处理事项、债务处理事项以及其他补充事项后面写清楚，然后签名和标注日期。洪大周让汝小曼写。她写完以后，洪大周用眼睛过了一遍，然后领导一样在下边签字。

走出民政局，看到80后女孩的父母坐在车里。那阿姨也在抹着眼睛，看到小曼有一点吃惊。小曼赶紧装作没看见，走过车旁。此时此刻，她最怕见到的就是熟人。然而，洪大周竟然像个朋友一样，笑脸也来了，“我们去买票吧。”

“闻菁菁要和我多待两天。”闻菁菁刚才发短信过来：“你如果不想给他将来复和的机会，那就别一块走，待两天再回去。”

“一块来，就一块回吧。我去买票，买卧铺。”洪大周的话，让汝小曼心底一软，好久没有得到这个男人的温暖了。从拿到那个离婚证，从此就是两个家庭的一男一女了，那会儿，小曼倒还没这感觉。

火车票一张11号，一张12号，全是上铺。洪大周隐隐地露出一丝失望：“不是挨着的。”汝小曼心里偷乐，这人真笨，她凭感觉应该是挨着的，果真是挨着的。两个人，早早地都爬到铺上去，开始聊天。什么都聊，洪大周聊到



前几天有个老太太给他理发，说他头顶有一根红头发，说他有血光之灾。

汝小曼一听，心里一紧，手心也全是汗，“你瞎说什么啊，那是鸿运当头。”连她自己都奇怪，怎么会脱口而出这么个词来。然后洪大周就把头伸过来，给她看那根头发，她扒拉开那团黑头发，他的头发丝很硬。他的头发自他们相识，她不知道给他理过多少次了，差不多，每次理发，他都挑毛病，所以每次都会边理边吵。汝小曼还记得最后一次给他理发，他简直就是在咆哮了，说她一点不谦虚，说她还不爱听，还顶嘴。

汝小曼哪里在顶嘴？她只不过告诉她，她会好好给他理，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水平有限那有什么办法。那一次，汝小曼真的绝望了，看他在那里叫嚣，她已是浑身无力，虚脱一样。她真想甩下剪刀不再理他，可是，她又不是那样的人，头发理到一半，让他怎么出门？就像闻菁菁说的，就不要管他，就理了一半给他撂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叫。她汝小曼做不到，她只好坐在沙发上，看着围了围布的洪大周坐在那里，一等虚脱劲儿过去，站起来又给他理完。

眼下，细心找寻着那根与众不同的头发。这时手机短信过来，是菁菁：“你啊，真让人想不通。”

俩人一路上都没闲着，一直聊着天。汝小曼感觉他们又回到了几年前。就是这次从家里出来，在去北京火车站的路上，洪大周出奇得兴奋，对汝小曼说他现在轻松多了。汝小曼就说那我们回去吧，她以为他有合好的想法了。洪大周才不会回去，他就像一支将要离弦的箭。他当初从东莞到北京发展，就对汝小曼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三十多岁的男人，就这样离开老婆孩子去做了北漂。

火车经过一站又一站。汝小曼就接到公司老杨左一条右一条的短信。而且有一条短信一字不差，竟然一次重复好几遍，跟她要客户详细通联。她手头没有，全锁在办公桌里。看样子，对方是真的急了。她表面上不急，其实心里也是替他着急的。毕竟他们不知道她这次请好几天的假其实是为了离婚。

老杨是私企老板，实际上他经营的是文化方面的公司。

公司主要出版图书。这一次是要给作者寄证书和金鼎。离婚这事是说什么也不能跟公司同事们说的，请了假也只说家里有事。老杨短信里让汝小曼到公

司寄东西，后来见她始终不回短信，就说她如果来不了就把作者通联告诉他。她如今又怎么能把那些地址记得那么清楚，无奈，只有下了火车，直接去公司。

公司小，一般称呼老总为主任。区区两个办公室，两个主任，大主任是他们的老板也就是老杨，二主任叫张刚。张刚是湖北人，一口很浓的湖北话，常常把六说成别扭的扭，一定要读四声。小曼和几个女生就总会合起来笑话他。但几个女孩子，包括汝小曼，总会陶醉在张刚的神农架、野人谷那些让她们神往的故事当中。

那次下午大家没什么事，张刚就跟他们说起了野人的事儿。听得几个女生目瞪口呆，源清的口水似乎都要流出来了。张刚笑说：“像小曼这样嫁了人的女子，如果去神农架，只要戴上假胡子，野人也是不掠的。但如果像燕燕和源清就说不好了，小女生，你披了白胡子，那野人也会把你背了就跑，也怪了，那野人咋就知道抢女生呢。”

燕燕撇撇嘴：“得了张老师，你就会瞎编。哪有野人啊，听说那长胡子长头发的，都是没有房住的当地农民而已，没地方住他们才去住山洞的，让你们逮住了，就以为是野人了。不就是时间长了没理发没刮胡子吗？”她说是这样说，可是每次都愿意听张刚讲他们湖北的事情。

“张老师，你接着讲。野人最后怎么那女人了？他们是不是生了野孩子了。”源清被深深地感动在那个神奇的故事当中。

“不讲了，待下回分解。”张刚拿起发票，起身开门去了主任办。主任办，就在隔壁，主任办公室里也不止主任一个人办公。由于主任也不常在办公室，那边也安插了几个工作人员，其中有排版的女孩子，还有四个话务员。

往事历历在目，想想自己有好久没去上班了。汝小曼在卧铺上翻了下身，看到洪大周仰面朝天躺在那想心事。

下了火车，洪大周仍回他们的家。他眼下也只有回那里，回那已经成了洪大周的生活习惯，他还有家里的钥匙。汝小曼不能回家，她要去一趟公司。公司就在金台路，离人民日报社不远。以往每天走在这条街上，她偶尔都会有这个想法，自己什么时候能进到这个大院里上班呢。

3 单身女人

汝小曼没时间想太多，她快步走到公司办公室。老板娘依然搬了椅子坐在最靠门边上的桌子旁，也像个话务员似的。看背影，看不出她和这些女孩子的分别，顶多她的年龄稍年长了些，她比汝小曼才大一岁。

大家都在忙着把礼品和证书放进箱子里，小曼要给客户寄过去一个鼎和一个证书。鼎很高很大，她一个人都拿不动；证书做得也精美，折叠的，上面有编入书里的主人公的照片，说是金箔的，还说含量在几个9以上的。她不懂，她也没有识别器。

就这么点事，也要把她喊过来。前几天她跟公司请假，并没有说回广州办离婚，这种事情她是说不出口的，她不知道自己能藏多久。包括对明明，也是要藏下去的，她心底总觉得洪大周很快就会回来，他只是一时闹小孩脾气，离家出走。所以，对明明，她能藏到洪大周回来为止，最好。

一路上，她都没怎么吃东西，现在有点虚脱，头也莫名其妙地疼了起来，和几个女孩以及主任他老婆，把所有东西抱到或者抬到邮局，胳膊已经酸掉了。邮局离公司很近，用不着动车。何况，主任他老婆的桑塔纳，整天跟宝贝似的放那展览。没办法，她的车技不行，短距离的路程，她宁可步行。

源清就说，什么破车啊，真搞不明白，这么有钱，还买这种丢人的车。后来，他们听说，那天老板娘和老杨去买车，在试车的过程中，主任老婆就把这车给撞了一下，撞墙上了，稍微瘪进去一点点，不买，也不好意思，何况，这车价格也不贵。他们两口子的会过是有名的。

几个小女孩私下就说：“什么她撞的啊，她明明买的就是打折的车，还偏说是自己撞的。就她那脾气，还没出门就撞瘪了，管谁撞的，她才不会要呢。多半是车本身就有质量问题，肯定图便宜就买了。”

张刚一边整理文件一边说：“你们几个小丫头可别背后净说人家坏话了，小心将来嫁不出去。”

“你想告密不成。”几个女孩把矛头全指向了他。于是，转移话题，又开

始谈论当天的进单问题，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谈资。大家你追我赶，都想做公司业务最好的那位。因为业绩最好，是有各种让人眼红的奖励的。

从邮局出来，汝小曼准备先回去。反正是请了假的，自己本身又有些头疼。主任老婆说：“明天过来？”

“明天来。”想想自己再不来也说不过去了，婚离了，日子还要过。汝小曼一边揉着手腕一边走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

这才离开北京不过几天的时间，看样子，老妈和明明过得并不好。后来，洪大周从这个家里搬出去，明明的姥姥也找借口回了东莞。

刚回来的第一天，洪大周是理直气壮地住在家里的。事实上，他连续在原来的家里住了好些天才走。他走之前，拨了最后一个电话给他的父亲，还向自己的老父亲通风报信，说自己在这个家拨最后一个电话，明天就要搬出去了，样子也有一点委屈似的。他没有说当天搬走，他还想在这个家里待上一晚。

他的语气有一丝哽，小曼听出来了。她的心里更哽，可她怎样才能留得下他？第一个晚上，他从柜子里拿出被子，看了看那张大双人床。这张大床，他们一块买回来的时候，说将来这辈子都不用换床了，买的时候，也就没嫌太贵。运到家，是运货工给送上六楼的。汝小曼还记得两人刚结婚的时候，他们自己买家电和床，都是两个人一点点挪到六楼上的。如今，由于年龄的缘故，两个人身体上都觉得有些累了，就算被迫懂得花钱享受，至少也可以花得起这个钱了。

当晚，两个人依然睡在一张大床上。日子，似乎和原来一样照例过着。只有明明不知道他们去广州都干了些什么。熄了灯，洪大周的手穿过两床被子，钻进小曼的被子里，已经触到了睡衣遮挡的腰肌。她不响，用被子裹了裹自己，想想还是轻声开了口：“我得保护自己了。”想想回广州的头一夜，自己的屈辱，硬是没有了一滴眼泪，原本汝小曼是格外喜欢哭的。

洪大周叹了一口气。

洪大周一时没有地方住，要暂时住在汝小曼家。一张大床上住了几天，尽管没有发生过河事件，可是，终有一天，汝小曼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我们都离了？那我们怎么还住在一块？”

“你真不幽默，你没听说过，离婚不离家啊。”

“P。”小曼禁不住说了个脏字，“你非要分开，我也说了，你非分开，那我们就不会有复合的机会。那边房子还没收拾好，你就先住沙发吧。等收拾完，你就搬过去。”

晚上，洪大周讪讪地抱着被子睡在了沙发上，走出他们曾经共同的卧室前，用一双哀怨的眼睛看了一眼小曼。小曼心底掠过一丝说不出的滋味，洪大周从来就没有睡过沙发。一般闹别扭，别人家的女人都是把自己老公撵沙发上去思过，而他们闹别扭，总是她夹了被子乖乖地去睡沙发。第一次睡，有人会把她抱回来，还嬉皮笑脸地和她在被窝里套近乎。日子久了，没有人再理睬她，爱睡多久睡多久，次数多了，小曼也觉得没劲，以后再打架，再也不去睡沙发了。

日子还得过，尽管汝小曼没有心思往脸上抹水，口红还总是要涂上一点，不然公司那几个眼尖的女孩该问她熬夜了？皮肤怎么忽然会这么差？嘴巴惨白着，受气啦？公司那几个女孩子近来一致觉得汝小曼很奇怪，说曼姐怎么只提儿子，不再提老公了，是不是让老公辞职了，然后就都笑。

“你们说结婚的女人没出息，天天提老公孩子，那我以后有点出息不行啊。”汝小曼说这话的时候，嗓子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疼，想哭，终于忍住。

源清近来特别愿意接触小曼。听说源清找了个男朋友，东北人。有事没事源清就问些家庭上的闲杂事情。按以往的性格，小曼该逗她了，问她是不是要结婚了之类的话题。她猜源清已经和那男孩子同居了，看她试探着问她一些居家的事情，又有几分羞赧的样子就能感觉得到。可她没有心思逗她。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像一只老螃蟹，不管竖着走横着爬，怎么着，都浑身无力，生平嘴里再也说不出老公两个字眼了。她真的有了一股说不出的悲哀。

4 离婚以后，仍然做爱

洪大周在他苦心经营了十一年的家里，用固定电话，给自己的父亲打了一个在所谓的家里打的最后一个电话以后，把时间推到了第二天。他要第二天搬走，他还要享受最后一晚在家的感觉。